



老去的烽火台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代凤

宽敞的大路，在竹海与峭壁间反复折叠，到了山脚便瘦成羊肠小道。转过最后一道弯，眼前宛如世界摊开的手掌——一片台地卧在群峰的怀抱，像被时光摩挲太久的玉，这里便是南川区楠竹山镇古老的烽火台。

寂静漫上来，浸透晨露的衣裳般。先压肩头，再渗衣衫，最后沉进骨缝。鸡鸣撕开浓雾，风铃欲言又止，古树吞吐云雾的呼吸低沉绵长。青石板缝里长满苔藓，油亮亮地反着天光，脚踩上去窸窣作响。

寺已成为废墟。几段残垣断墙从荒草中探出头来，像大地的肋骨。

驿站骨架半倾。当年这里的夜晚该是橘红色的——火塘里的光点在透着风霜脸上跳动，算盘珠子的脆响与银两碰撞声此起彼伏，南腔北调在吵闹的酒气中发酵。而今，只剩下山风穿过残壁断墙的呜咽。

“来看烽火台的？”

刘某泉站在残墙边，蓝布衫洗得发白。身旁有个老人，拄着竹杖，背弯得像拉满的弓箭。他是刘某泉的父亲刘老三。

“早没了，”竹杖点点地面，“石头散到各家园子垒猪圈去了。”刘老三不无遗憾地对我说。

在黄葛树下，我和父子俩边摆谈边

喝茶。茶叶在粗陶碗里舒展，汤色是雨后山峦的翠。刘老三眯眼看着对面的山脊喃喃自语：“小时候，这儿晚上常点烽火。”

“点烽火不是因为打仗。”刘某泉声音平静的接着又说：“是商队信号。盐队白烟，茶队青烟，布匹黄烟。夜里看，整座山都亮了，像落了半山星子。”老人喉咙滚出笑意，干涩得如秋风刮乱的枯草：“那时候山头热闹。火光一跳一跳的，人影在地上拉得老长。现在？”他啜口茶叶，“静得能听见草长虫鸣。就剩我们两个守碎石头的老家伙了。”

他起身，竹杖划弧：“来看。”

台地边缘，山风大了。竹杖先指东南方土丘，在荒草中隆起像大地未愈的伤疤：“那是汉烽，守边关的。烟要直要黑，叫‘狼烟’，给将士看的。”转向西面山腰平地，野花开得纷乱：“那是唐烽，护茶道的。掺硫磺，烟发紫，给商队看的。”最后落回脚下：“这是明清的，给商贾指路。烧寻常柴草，烟火暖黄，像傍晚炊烟。”

几个朝代，几层烽火，在南川这片古老的大山里叠加。

“颜色也不一样，”刘某泉轻声说，“汉烽烧狼粪，烟直黑，是警惕的颜色。唐烽掺硫磺发紫，是威仪的颜色。明清烧柴草，烟火暖黄，是过日子的颜色。”

我听后感时明白：地名烽火台，不是一处烽火，而是层层叠叠的烽火记忆。是从边关警报到商旅信号，从战争到生计，烽火颜色在变，意味也在变。

午后巡山。刘老三腿脚不便，却记得每块石头来历。竹杖敲敲岩边黝黑石头，半埋土中，表面布满蜂窝孔洞：“烽火台基座，火烧了上百年，石心都熏透了。你摸，现在好像还有温度。”

我把掌心贴上去，真的感觉有种微微的暖意。

又指一丛开紫花的野草，花形细碎，在风中瑟瑟：“这叫烽火草，只在烧过烽火的地方才能生长。也就是老话说的烟灰落土二年生。”我蹲下细看，那紫色不同寻常，不是鲜亮紫，而是蒙着灰调、沉郁的紫，像被时间洗淡的血迹。

刘某泉熟悉所有活物。藤蔓前蹲下，拨开肥厚叶片，露出底下几朵青白菌子，菌盖薄如蝉翼，在斑驳光影里近乎透明。“‘回音菇’，”他压低声音，“雨后长得最快。传说是当年马蹄声和吆喝声落进土里长出来的。”我采一朵对着光，菌盖上脉络清晰可辨，细细纹路迂回曲折，像

某种声音波形。

站在汉烽遗址最高处，夕阳将沉。群山在暮色中层层淡去，由青转黛，最后融成氤氲灰蓝。刘老三忽然竖起手指：“你听。”

起初只是寻常山风。但当你凝神，呼吸慢下来与风节奏同步，风声便开始分化。有的长而悠远，像召唤；有的短促急切，像警报；有的连绵不绝，像队伍行进；还有的断断续续，像窃窃私语。

“长，短，长，短长……”老人闭上眼睛，“像不像烽火信号？那一刻，漫山遍野的风声都变成了语言。烽火从未熄灭，只是换了种形式。商队烟火散入云雾，成山间朝霞暮云；马蹄声响沉入大地，长成会说话的蘑菇；守烽人的目光渗透进入岩石，化作石头上洗不掉的焦黑记忆。刘家父子执念守护的，正是这种转化的本身。

临别时，最后一缕光掠过峰脊。刘老三站在烽火台最高处，身影瘦削如插进大地的箭簇。刘某泉在稍低处整理药篓，动作沉稳得如山体。一高一低，一老一壮，恰如烽火台记忆中的两个刻度。

白云生处有书院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杨武均

白云生处有座“白云书院”，500余年文脉赓续，浸润代代大梁子山人。

庙埡乡位于武隆区西南，政府驻地古称庙埡子，是世代百姓口口相传、亦有详实史料佐证的乡土地名。放眼远望，大梁子山如浓墨重彩的中式屏风，巍峨矗立。

细雨淅沥。我与文友结伴踏访和平村红庙小组白云湾，探寻白云书院旧址。大梁子山陡坡之上，规整的条石梯步依山而建，历经七百年风雨磨砺，光滑平整、古韵悠悠。穿行苍松翠柏之间，松涛阵阵如诗书吟咏，松针苍翠似碧玉缀枝。拭去满身雨水与汗水，转角

便至书院遗址门前。旧址

虽已荒置，屋舍无

存，被草木荆棘掩映遮蔽，但门前一对石狮依旧伫立，街巷远眺、阅尽沧桑。草丛之中，一块清道光十七年（1837年）的补修碑志静静伫立，碑文虽斑驳模糊，“读书论道”四字依旧清晰，恰是白云书院数百年立院的精神内核。碑上镌刻的乡绅百姓义捐名录，虽多数字迹难辨，却足以印证，这片土地自古崇文重教、向善笃行。登高远眺，烟雨青山层峦叠嶂，与凤凰台遥遥相望、相映成趣，山水文脉浑然一体。

据本土学者杨永雄考证，白云书院是大娄山余脉孕育的人文星火，是乌江下游人文觉醒的重要标志。《万历重庆府志》《涪州志》《刘氏宗谱》均收录《白云书院记》，详细记载书院溯源：明正德六年（1511年），进士刘秋佩始创白云书院。刘秋佩为明弘治十二年（1499年）进士，与王阳明、唐伯虎同科及第，立身清正、

学识渊博。

早年，刘秋佩依托大梁子山白云观寺舍，借僧舍一隅，倡议乡邻捐资扩建院舍、兴办书院。书院草创之时筚路蓝缕，凭乡众鼎力捐资、同心共建，落成正堂五间，设佛像、辟讲堂、配套庖浴居所。彼时白云书院虽未纳入官学体系，却确立讲学、藏书、祭祀、学田四大规制，延聘名师传道授业，藏书储卷广启民智，祭祀圣贤涵养德行，置办学田保障永续运营。

白云书院的诞生，让这片山水成为渝东南底蕴深厚的人文渊薮。刘秋佩在《白云书院记》中落笔抒怀，登临凤凰山顶远眺四方，黔彭群山、金山胜景、真播诸郡尽收眼底，山水壮阔、心境开阔。他常年亲赴书院讲学育人、教化乡邻，在其风骨与学识的浸润之下，庙埡崇文重教之风蔚然盛行，文脉绵延不绝、人才代代涌现。

为便利乡梓学子求学，白云书院后

续迁至庙埡子王氏宗祠，文脉传承从未中断。据《武隆县志》记载，1924年，当地创办庙埡凤凰寨高等小学，即为今日庙埡乡中心小学校前身，是武隆为数不多的百年老校。校园内百年银杏枝繁叶茂，默默伫立，秋佩井、乌豆井清泉潺潺、日夜流淌，见证着百年学府的文脉传承。重教兴学、深耕文风，百年学府培育出无数仁人志士、行业英才。

郑立先生的《白云书院赋》字字铿锵，道尽文脉底蕴：“威风来仪，百年梧桐，根深叶茂，大气卓识……先师刘秋佩，励志凌云。为善去恶，修心炼胆。居庙堂之高，忠肝义胆；处江湖之远，恤庶爱民。颐养残年，创办白云书院，播撒读书之种子，培育德馨之俊才，馨血融雪，魂照青史……壮哉，文蔚庙埡之福祉。美哉，恩泽世代之甘泉。”

文脉为根，书香为魂。庙埡的底气，始于白云书院，兴于百年学府，传于代代乡人。

